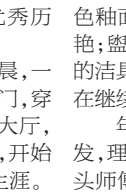
“石头房子”

任炽越

登上外滩九江路的红礼拜堂钟楼隔街南望,在江西中路汉口路街角,一座历经百年、具有显赫历史的“石头房子”雄踞在那儿。

2023年4月24日,当最后一根钢梁放置到位,完成固定安装后,这座上海“老市府大楼”,终于结束了历史设计图纸显示的“未完工项目”的遗憾,实行了历史性的百年围合。由此,引出了一位在此幢老建筑内工作了一万多天的“民政人”的联想。

上海老市府大楼,原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办公大楼,始建于1914年,竣工于1922年,同年11月正式启用。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新旧政权交接仪式在大厦内举行,10月2日在此升起上海市第一面五星红旗,该楼成为新中国上海市政府大楼。1956年市政府迁入外滩原汇丰银行大楼办公,此处成为市民政、劳动、卫生等局机关办公地。1989年被列为市第一批优秀历史建筑和市文物保护单位。



1984年年底的一天早晨,一个年轻人踏入了大厦的正门,穿过黑白相间大理石铺成的大厅,来到市民政局人事处报到,开始了他近三十年的民政职业生涯。

几十年来,他目睹了大厦各机关的搬进迁出,多次参加市民政局办公范围扩展调整的搬家工作。年轻人的办公室,最后搬到一楼的社会福利处。

这是一座城堡般的建筑。年轻人第一次踏进来时,就像走进了“迷魂阵”。他从江西路的大门进去,出来时顺着楼梯却走到了铺着石砖停满汽车的大院,最后是从福州路的大门走出来的。

年轻人的感觉没错。这座环型大厦占地一万五千多平方米,建筑面积三万多平方米,跨越三条马路,共有十扇大门,设400间办公室,可容纳数千人同时办公。

年轻人记得很清楚,每次节前机关大扫除,办公室内经打蜡后的柚木地板,都像新的一样发出铮亮的光彩;走廊上彩色釉面地砖经擦拭,依然色彩鲜艳;盥洗室里印着蓝色英文字母的洁具,虽瓷质已褪尽光亮,但仍在继续发挥着作用。

年轻人时常去大厦理发室理发,理发室里一位年长的扬州剃头师傅,说起大厦建造时的装饰和设施,每次都神采飞扬、唾沫四溅。据大厦老员工回忆,当年大厦内部装饰材料全部由国外进口;安装了当时最先进的自动电话交换系统等通信设备;使用的卫生设施、电梯、热水汀等都为进口名牌。大厦落成之时,其规模之大、建筑之豪华,设施之先进,均为远东之最。每说到这儿,扬州剃头师傅都会跷起大拇指:怪怪,真是顶呱呱!

当年轻人来到这里时,大厦已过了花甲之年,当年的光彩已不复存在。但年轻人感到,在这座老大厦里,他们正做着崭新的事业。在被市民俗称为“石头房子”的“老市府大厦”里,年轻人见证了许多“第一”:全国第一个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全国最早开展的社区事务集中一门办理服务,全国养老服务最早列入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全国第一家省市社工协会的成立,全国率先成立的社会团体管理局,率先形成的儿童福利事业机制的完善……年轻人与同事们一起,亲身参加了其中一些工作的策划、推进、落实,分享了成功的喜悦。

在大厦办公的最后几年,年轻人所在一楼的社会福利处就在当年陈毅市长办公室的边上。这时那里已变成了机关接待室,在一角摆放着陈毅市长当年办公室原貌的模型。因为靠得近,年轻人所在的处,就时常会在接待室会客、开会。每碰到第一次来开会的客人,主人总会介绍接待室光辉的过去,并领客人去模型前参观一番。

年复一年,岁月流逝,年轻人伴着“石头房子”,从进机关时的满头乌发,到两鬓花白。一次在四楼餐厅吃饭时,他与同事们一起,望着窗外正门上的平台,遥想当年解放军战士在平台上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时的盛况,不禁感慨光阴似箭。

2012年,按照市政府统一安排,老市府大厦内的机关、单位全部撤离,市民政局迁往浦东世博村路300号新址办公。搬离前,早已不再年轻的年轻人特地去大厅里老市长“上海人民按自己的意志,建设人民的新上海”镏金题字的石碑前留了影,把陈毅同志关于民政工作要“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百姓解愁”的教导记在了心里。

这个年轻人就是我,一个在“石头房子”里奉献了28年人生时光的普通公务员。

趣味上海菜

程红照

春日融融,午饭后,我与几位同事一边漫步一边闲聊。突然,我想起了一件事,就冷不丁地问慧如:“上海有个菜叫小青青与白娘娘,你知道吗?”慧如很惊讶,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她表示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菜名。

几天前,一位退休的同事在朋友圈里晒了一道菜,大概是茭白与莴笋焯水之后淋上葱油,白绿相间,赏心悦目,并配上这极具创意的菜名。这个菜名着实让我陶醉,我不得不叹服上海人的幽默与灵性。上网一搜,才知道真正的“小青青与白娘娘”是绿豆芽炒韭菜,一清二白简单朴素的食材被吴侬软语一包装,瞬间就弥漫着小青与白娘子的灵气与仙气,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

我对慧如说:“上海人真聪明,比如你们的夜开花,也是浪漫迷人别具一格。”慧如目瞪口呆,用上海话说:“‘夜开花’不是‘夜开花’吗?”90后小林一本正经地说:“夜开花是瓠瓜。”我说:“是的,我们叫瓠子。”

慧如哑然失笑,用普通话一字一顿地说:“夜一开一花,我还以为夜开花就是它的学名。”我故意用上海话重复了一遍“夜一开一花”,并说:“因为它是夜里开花的,所以得名。”大家一笑,似乎恍然大悟。

慧如说“瓠”字很难写,我就马上百度给她们看。小林脱口而出:“原来瓠是这样写的,我还以为是贫富的富。”来自淮北的小林继续侃侃而谈:“上海的菜名很有意思,上海人说的gāng豆,我们叫豆角,但是这个发音是不对的。”我也随声附和小林。慧如说:“阿拉叫长gāng豆。”老方慢条斯理地扔了一句:“东北人叫豇豆。”我和小林异口同声地对老方说:“你是对的。”慧如一边重复:“豇豆,豇豆……”一边又忍俊不禁地说:“好别扭啊。”我们几个也哈哈大笑。

笑声未落小林又发问了:“长的叫豇豆,短的叫什么呢?”我不假思索地说:“刀豆。”看着迷失的小林,我仿佛看到了30年前的自己,那时候魔都的菜名同样让我疑问不断。慧如揶揄道:“你真是入乡随俗,据说外地叫四季豆。”我和小林莞尔一笑。

“那扁扁的又是什么?”小林接着问。“扁豆呀,紫紫的。”慧如说。“不是紫色的又叫什么?”小林打破砂锅问到底。沉默的老方终于开了金口:“我们叫油豆,东北的豆可多了。”我接上话题:“还有油豆,第一次听说。”我又上了百度。“不是这个,很扁的。”看着图片,小林立刻否决。我、慧如还有老方面面相觑百思不得其解,猛地三人不约而同地嚷道:“荷兰豆。”小林终于满意地长吁了一口气。

“你们知道上海的‘册(出)屁豆’吗?还有包脚布和老虎脚爪,知道是什么吗?”忽然间慧如连珠炮似的发问。看着我们仨一脸的迷茫,一丝狡黠的笑容浮上她的面颊。阳光下慧如笑意盈盈皓齿微露,我的脑海飘过一个词——齿如瓠犀……

胡辣汤

邱根发

我的书架上,至今保存着一本1975年12月出版的《历史研究》杂志和一本1975年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一期校刊,每次看到它,都感慨万分。

1974年12月,我从上海冶金机械学校毕业分配到江苏沛县大屯矿区姚桥煤矿工作后,在上海经过短暂培训,于1975年4月24日响应“扭转北煤南运”的指示,到江淮煤田去“大干快上”了。次年一月初,回上海探亲。那天一大早,我乘矿区班车,从姚桥矿到大屯煤矿指挥部(相当于矿务局),再从指挥部乘长途公交车到徐州火车站。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我拿着行李,在门口等着进站。车站空旷,很少人影,江淮大地的一月,寒风凛冽,全身冻得瑟瑟发抖,肚子饿得咕咕叫。正好此时,不远处传来了一阵阵吆喝声:“胡辣汤,胡辣汤!”原来是小贩在叫卖徐州地区特色小吃。远远望去,热气腾腾,香喷喷的味儿扑鼻而来,在寒冷的冬天,是多么诱人啊!我快步走了过去,正准备买,恰好看到隔壁路灯下有一个小书摊。在昏暗灯光下,我看到有《历史研究》和《北京师范大学》等杂志,拿着马上就翻了起来,翻到后面定价一看,《历史研究》4角5分,另一本2角6分。我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好生欢喜。那时候,我每月工资才30多元。

再回到胡辣汤摊头,问了问价钱,好家伙,要8分钱一碗,太贵了。我还在犹豫不决时,车站广播已经响起来,进站的时间到了!夜晚的广播声传来,特别清晰。我把两本杂志小心翼翼放在旅行袋里,快步走向车站,此时心情愉快,饥饿寒冷感觉也没有了。从此,这两本书伴我至今,从这一天开始,我对历史更有了兴趣,每月订了《历史研究》。而那美味的胡辣汤,我再也没有尝到过,成了一个小小的遗憾……

离开大屯煤矿40年后,在矿友陈矿长等的陪同下,我又去了那里,参观曾经工作过的460米深的矿井。临行时,在矿区慢走,恍恍惚惚,产生了幻觉,说不清的复杂情感,涌上心头……告别矿区,我们驱车又到了徐州火车站。火车站也早已面目一新,雄伟壮观,再也听不到小贩们胡辣汤的叫卖声了,也看不到小书摊了。真是“旧貌换新颜”啦。我想,就算依然有小贩们在叫卖胡辣汤,我会不会再去尝尝呢?说不定也不会去了,怕没有当年那种味道,没有那种感觉了!那就把美味留在心里,永远留着遗憾吧……

『敖』的阐释

徐梦嘉 文/图

温和气候的阳历五月最宜旅行,我谈一个与旅行有关的汉字“敖”。

人在旅途就是“敖”字要表达的初义。《说文解字》:“敖,出游也。”甲文敖(图一),人迈步行走,头上有棵草。金文左边也是迈步的人,人头(大圆点)上有一棵草(图二)。在没有帽子没有伞的远古时代,人们出远门,烈日肆虐,晒得难受;雨天又被淋得够呛。于是想出办法,就地取材,把在地上的青草薅下来,编扎成草环戴在头上遮阳。这样一来,就不怕顶着烈日走远路了。草环往往夹着野花,漂亮又拉风。金文敖的右边是攴(手拿棍形)。那时,还没有真正的道路,人们离家远行,一路上会有毒蛇猛兽攻击,有湍急河流和崇山峻岭挡道。木棍在手,就有防身与辅助行走作用。

西周时期的金文“敖”(图三)发生变化,把敖头上草环的符号替换成青字头,强调这是青草。青字头即“生”,本栏拙文(《“情”为何物》)曾解析过青的生:“上为草形,下为大地,会芊芊植物从地上萌生,其色青葱。”

追至秦代小篆的敖(图四),敖上青草活脱脱演绎成出行的“出”构形,蛮有意思。隶变楷定后敖的“出”中凵形放平作横画,攴作反文的攵,遂成今字,不再变化。

寻绎敖的属字,大都和出行义及其衍义有关。

1.敖加辶(辵)的遨,由于从正体字形上看,已看不出敖字的出行意,于是人们又给敖字加一个走之“辶”,写作遨。遨遊,遨翔。不过仍与无辶的敖通。

2.敖加贝(貝)的赘(贅),远古藉贝壳为货币,持杖远行者要带大量沉重的贝壳作为盘缠,显然这是无奈的累赘。后来发展到分量轻的纸质货币,到今天更是能刷卡、刷手机、刷脸等支付消费,而且不受距离限制,出行在外已无实体盘缠之累赘。如此汰换更新,古人是无法想象的。

3.敖加灬(火)的熬,古代出行难,严寒酷暑风餐露宿,日子如同在火上煎熬。有煎熬义的熬字成语不少:熬枯受淡,熬心费力,熬清守淡,熬姜呷醋,熬更守夜等。

4.敖加亻(人)的傲。《说文解字》:“傲,倨也。从人,敖声。”同太多的所谓形声字一样,囊者许慎编著《说文》时不了解先人造字不会无厘头地将一个仅表声的字根拉郎配成新字。傲之敖更表傲的形义,并与傲通,《诗·小雅》:“彼交匪敖。”匪敖即不傲慢。有着曾经沧海停辛伫苦人生历练的强者,粉丝多多,因而这方面强者在与人交往中往往自豪中夹杂骄傲。“傲”是傲的异体字。从忄(心)自豪与骄傲都源自于内心活动的驱使。有傲的成语:倨傲不逊,恃功而傲,傲不可长,傲世轻物等。

5.敖加耳的聱,从旅途的艰辛不顺引申文辞艰涩,拗口难读。聱牙(又作聱齖),有聱的成语:佶屈聱牙,聱牙戟口,聱牙诎曲等。

6.敖加山的嶅,山之高耸;敖加石的礉,石之坚硬。高耸与坚硬都扣威猛勇士的形象特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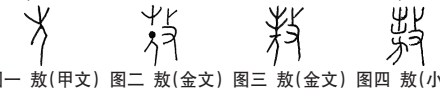
7.敖加口的嗷(仍与敖通),音量大。凶猛动物的吼声,丹田气足的人物呼喊。“百姓欢敖”(《荀子·强国》)。

8.“鳌、獒、螯、骜”等表示强劲桀骜特征的与动物有关字,都有敖字头。

需要补充的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瑞兽龙极具能耐,故四海龙王都姓敖:东海敖广、南海敖钦、西海敖闰、北海敖顺。

小文阐释“敖”,旅行于敖的天地间。此时此刻,我的身躯似在祖国浩瀚无垠的汉字海洋上敖(遨)游;我的思绪则在华夏璀璨神奇的汉字星空中敖(遨)翔。我陶醉了,我骄敖(傲)了。

梦笔寻踪



图一 敖(甲文) 图二 敖(金文) 图三 敖(金文) 图四 敖(小篆)

控烟有盲点

周钰栋

《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实施以来,成效是有目共睹的。但毋庸讳言,仍有盲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九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在学校、幼儿园和其他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场所(含室外)吸烟(含电子烟)、饮酒。”另《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第七条也规定:“托儿所、幼儿园、中小学校、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教育培训机构以及儿童福利院等以未成年人为主要活动人群的公共场所的室外区域禁止吸烟。”可是你看,每天下午放学时段,在幼儿园、中小学门口聚集等候的大量家长中,就不乏有“瘾君子”会随心所欲地掏出香烟,毫无顾忌地吞云吐雾起来。且不说污染的空气势必影响放学后成群走出校门的孩子,其他家长显然也深受二手烟之害,但或许是碍于各种情面,很少会有人出头制止。

继续加强控烟宣传,完善控烟工作,保护公众健康,校门口的“盲点”希望能引起应有的重视。

灯话

七夕会

广富林光影

张大林

上海历史文化之根广富林,名闻遐迩。我去过三次广富林,拍摄的角度都不一样,在不同的季节感受也不一样。第一次重点拍摄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建筑,第二次主要拍摄了人文和佛教方面,第三次去是在去年秋天。当日秋高气爽,艳阳高照,我被众多的古老建筑所吸引,在里面穿梭徘徊。当来到朵云书院和木艺展示馆时,古宅里的光影让我眼前一亮。午后斜阳分别从天井、屋顶、门窗等处照进老房子,让古老建筑顿时有了生气和灵动的感觉。我赶快寻找合适的角度和机位,调整好光圈、快门和感光度,在没带三脚架的情况下尽量持稳相机,拍下了一张张古建筑中的光影照片。

摄影是用光的艺术。我拍摄时,采用了光圈优先模式,因怕感光度高了噪点增多,从而影响照片质量,所以只把感光度调到600,把光圈值调到8,并保证快门速度不低于1/60秒。在室内拍摄光影照片,因为强光和暗处反差过大,测光点要对在明暗之间的灰色的部分,避免强光处过曝和暗处漆黑一片。也可通过在强光和暗处分别测光后拍出照片,然后在后期进行合成处理。必要时还得等待阳光照到一些特别位置,如走廊、门楣、隔窗、立柱等。我共拍摄了3个多小时,回来后对这些照片进行了整理,取名为“魅力光影广富林”。

我还会再去广富林。每个人去都会有不同的发现,而每一次去也都会有新的收获。

摄影

夜光杯